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第一辑

铁道游击队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知侠
主编 / 端木蕻良
缩写 / 真骅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一）

铁道游击队

知 侠 原著
真 骅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ISBN 7-5402-0346-3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一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0.125 字数 1280 千字

2000 年修订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346-3

(全十册) 定价: 148.00 元 (本册 14.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承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學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學生阅读特点，同时

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願全國的中小學生從小閱讀好的課外書，自覺抵制社會上不健康圖書的干擾，立志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刘洪坚决勇敢，王强机动灵活。他们都是枣庄人，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他们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

这天傍晚，枣庄的烟雾显得更大，天黑得仿佛比别处早些。煤矿上和街上的电灯亮了。四下的烧焦池的气眼都在呼呼地窜着火苗。远远望去，枣庄像刚开锅的蒸笼。煤矿公司大楼上和车站票房上的太阳旗，像经不起这里的烟熏火燎似的，在迎着晚风飘动。西车站上守卫的日本鬼子的刺刀，在电灯下闪闪发光。

西车站下沿，就是枣庄的西郊了，这里有一个陈庄，百多户人家，大都是下窑的工人，和车站上的脚夫，还有几家炭厂。因为这里和车站只隔一道小沟，车站上有鬼子，所以天一黑，街道上就没有人了。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从庄西进来一个人影，绕过两个焦池，来到一家大门前，他把门推开，走进院子里。

“老王哥在家吗？”

“谁呀？”一个浓眉方脸的人，从有着灯光的西屋里走出来，他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眨着黑黑的小眼，向院子里的来人望着。在黑影里，他看到是一个穿着农村服装的人。

“我！从南乡来的！”客人走过来，一把抓住主

人的手说，“老王！你不认识我了么？”

王强嘴里咕哝着：“是谁呀！”把头伸到对方的面前，仔细打量着，又把他拉到灯亮处再一看：“咦！”他扬着浓浓的眉毛，咧着嘴巴狠狠的咦了一声，双手抱住了对方的臂膀，把客人拉到屋里。

“啊呀！原来是你呀！老周！你怎不早说呢？真想不到呀！……”

显然王强对老周的到来，感到说不出的惊喜。忙从袋子里掏出香烟，自己用火点了两支，把一支递到老周的嘴上，看看家人正在吃饭，他便拉着老周的手说：“走！到那边炭厂小屋里去！咱们好好聊聊，回头找到老洪，咱们痛快地喝一气！”

两人出了门，摸黑向右走了十多步，在一个栅栏门边停下。老王开了栅栏门，他们走进一间矮小的黑茅屋里。

王强点上了灯，说：“这里还僻静些，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找老洪去，马上就回来！”

老周知道老洪就是刘洪，因为在一块长大，叫顺口了，就把刘洪叫成老洪了。虽然刘洪和王强的年纪差不多，可是都叫他老洪，这里边也包含着尊重的意思。他俩被派到枣庄来以后，原来由刘洪负责，因为老洪没有家，所以将联络点设在王强家里

老周问：“老洪住在哪儿？”

“就在这里。”王强说罢就出去了，老周看看这小里屋，确有两个地铺，临门一块小桌，两条粗板凳，屋子当中砌着一个火炉。

外边的夜没有山里宁静，火车在轰隆隆的响着，远处还隐隐的听到矿上机器的嗡嗡声，老周想到过去

他们在一块的生活，他很想马上看到老洪。记得队伍一拉进山里，老洪就是连里出色的班长，以后被提拔为排长。他有着倔强的性格，个子虽然不高，可是浑身是劲，只要见到他发亮的眼睛一瞪，牙齿一咬，就知道他下了决心，任何困难都会被克服。

不一会，王强回来了。一手提着瓶烧酒和一大荷包熟牛肉，另一手提了一手巾烧饼，放在桌上。

“找不到老洪！一到天黑，你别想摸着他的足迹！”王强斟了两杯酒说。“咱不等他了吧！你也许早饿了，一边吃着一边聊吧！我进来时，把栅栏门扣上了，老洪回来会叫门的。”王强说着把门关上，并笑着问老周：“你啥时候回来的？山里怎么样？”

“我回来四五天了，”老周把声音放低些说。

“咱们山里的队伍已经整编，义勇军必为苏鲁支队，从枣庄拉出来的煤矿工人支队，编为三营，还是我哥周震当营长。因为鬼子常到山里扫荡，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的部队，又常给我们摩擦，所以部队流动性很大，一方面防鬼子，一方面还得防这些反共的龟孙。你知道咱这个部队刚成立不久，武器还不齐全，活动的地区又小，因此司令部就派我回来，我们计划在南山一带秘密的建立起一小块抗日根据地，以备咱们部队遇到紧张情况时，可以跳过来隐蔽地休整一下，再投入战斗。要知道敌人在山里扫荡得越残酷，插到敌据点附近，就越安全呀！”

“对！”王强连连点头说，“应该在南山一带开辟一下。以后咱们的三营过来，老洪和我也可以在火车上搞些东西，接济接济部队。说实话，屯在敌据点里也真想咱们的部队……”

听到王强说要搞火车接济部队，老周正嚼着一块牛肉，他笑着说：“那再好也没有了。山里的部队的确很困难呀！部队派你和老洪回来，好几个月没有音讯，司令部很担心，生怕你们遭到危险。……”

王强摇了摇头说：“没啥危险。只怪我们没有和上级联系上。可是，我们有啥法子呢？我和老洪都不识字，又不好找人写信，我们去吧，又不知道部队住在什么地方。”

“我这次出山，司令部特别叮咛我找你们联系，看看你们活动的情况怎样，还嘱咐如果你们和山里直接联系有困难，就到西南小屯去联系，我家就在那里，离这七八里路。我那里经常有交通和山里联系。我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和你们接上头，了解一下你们活动的情况，好向山里作汇报。”

“这太好了。今后有啥事，就到小屯去找你和山里联系吧！”

两人一边吃一边谈，不时望着窗外，还不见老洪回来，王强点了一支烟，向老周谈起他和刘洪回来以后的工作情况，他说：“我和老洪从山里回来以后，干什么呢？老洪说吃两条线白天在这小炭厂名义上当伙计。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说起吃两条线，你恐怕有些不懂，你知道火车道的铁轨不是两面三刀条么？两条线就是铁路的意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呀！往年下窑出苦力，顾不上生活，我们饿极了，就扒上火车，弄下几麻包烧烧，或者去卖几个钱维持生活！难道这不应该么？说起这班扒车的人，都很了不起，飞快的火车一抓就上。老洪扒得最好。有时在火车上遇

到押车的车警，就得拼命。有次老洪被车警用炭块打破了头，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条黑疤。他急了，以后上车就带着刀子，他说刀子有两个用处，可以割断麻包上的绳子，又可以捅车警。这一来押车的车警软了，因为这些家伙都怕死。经过车上一些人说合，以后这班子扒车的，送几个钱给他们，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马虎算了。这班穷兄弟都很佩服老洪。因为他勇敢、讲义气，扒车又扒得好，能为穷兄弟们撑腰。遇事，老洪一叱呼，说干啥就干啥，像一群小老虎似的。这次回来，他又想起搞火车了，他说：‘搞鬼子的更应该！’”

“我呢？开始和他们一道搞车，可是想想，这也不是个长远办法。以后我就利用我父亲的关系，到车站上去干了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因为我父亲过去在车站上下大力干脚行，这样我在车站上干活消息灵通，不但能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的什么东西，我都知道。遇到机会我就告诉他们，他们去搞车，一搞一个准。……”

说到这里，老周打断了王强的话，连声叫道：

“好！好！”

王强接着说：“以后脚行的活就更多了，鬼子在站台对面开了一个国际洋行。就像中国的转运公司一样，可是又不大像，因为它的权力很大。枣庄煤矿所有运出去的煤，从外边运进的东洋货和四乡买不到的粮食，都得经过这个洋行。商人往外发货，都得向他们要车皮。“洋行里有三个日本鬼子当掌柜的。他们都是在侵华战场上被打伤的军官，不能随军队杀中国人了，就下来做买卖，吸中国人的血。听说大掌柜是

一个大尉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鬼子是怎样将中国的财富，煤、粮食，不分昼夜地外运，像淌水似的。多心痛呀！接着又把些东洋货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这一切都是经过我们的手装卸的。三个杀够中国人的日本掌柜，养得胖胖的。他们有薪水，从奸商手里大把捞钱，还克扣我们脚行。

“洋行成立不久，由于货太多，他们从站上脚步行抽出五十辆常备小车，每天到洋行听候使用。我被抽上了，编队的时候，选二头，因为大头是鬼子担任，由于我父亲过去是老脚步行头，大家都推我作了二头。每天领着小车队给鬼子装卸货！要不是为了工作，谁干这个！”

老周说：“鬼子呢？”

“说到鬼子么？”王强骂了一声“奶奶的”，又说下去：“大部分住在公司里，车站上。洋街住着鬼子的宪兵队。现在又在南马道一片空地上修大兵房，看样子还有大批的鬼子要来。枣庄街也成立了维持会。汉奸每天办保甲，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事九家受累。居民都领良民证。鬼子整天出来，在街上抓人。夜里冷不防就查户口。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队队的老百姓。起初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以后捉的人干脆送到南马道大兵营了，那里四下用电网铁丝网围着，光见用汽车往里边拉，就没见出来的，枪毙了，也得有个响声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在夜里经常听到凄惨的叫声。以后从一个翻译官口里漏出来：这些运进去的中国人，都叫洋狗咬死，刺刀穿死。鬼子在夜间把捉去的中国人绑在木桩上，给鬼子新兵练刺

刀，训练洋狗。那里有几十根木桩，挖了好几亩大的土坑，刺刀穿死，咬死就扔进去，撒上一层土，再扔进一批，又添上一层土，你说鬼子多残忍！……”

王强说到这里，他的眼睛红了，里边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愤愤地提起酒瓶又倒了一杯，像喝白水一样喝下去后干咳了两下，又接着说：“还有，煤矿上有个医院，鬼子占了改作军用医院，给负伤的鬼子治疗。原来在医院的中国大夫大部分被撵走了，都换上日本医生。中国留用了几个，不过都驱逐到外边住。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睡觉。开头这些中国大夫还没觉得什么，可是以后渐渐注意一件事，就是早上上班，总见手术室的地板刚用水洗过，可是墙角，手术台脚，没擦洗的地方还残留着血迹。天长日久都是这样，中国大夫感到很奇怪，难道鬼子每天晚上都开刀动手术么？可是病房的鬼子要开刀的并不多呀！没过多久，这个谜就被附近的老百姓揭开了。每天夜里都有汽车到医院来，天快亮的时候，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老百姓偷偷的隔着窗户往外看，只见开来的汽车，装的都是绑着的中国人。他心里想，鬼子难道还有好心肠连夜地给中国人看病么？可是天快亮，汽车开走时，车上却不见人影了，只见那么多麻袋包，血顺着麻包往下流，里边装的什么呢？原来鬼子把捕来的中国老百姓，供鬼子大夫作活的解剖。你说日本鬼子狠不狠，毒不毒！……”

王强砰的一声，捶了下桌面，酒杯子被震得跳起来，他被怒火烧红的眼睛里泛着泪水，望着老周。老周的脸色铁样的严肃，深重，他的心被王强所讲的鬼子的残暴所激怒。他想到鬼子在山里扫荡时抓来的根

据地的老百姓，原来都是这样悲惨地死在这里。小黑屋里沉静下来，只听到外边矿上的机器的嗡嗡声。

王强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是个中国人，能平心静气么？老洪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鬼子这样屠杀中国人，他还受得了？我们出山时节，带回了一棵十子连的手枪。我们人少枪少就小干，一有机会，我们夜里带着它，去摸鬼子的岗哨，混过去，打倒就跑。鬼子追来、查户口，他能查出个屁？我们都是本地人，又在夜里，人熟地熟，他有什么办法？就这样，我们也干了几回，消消肚里这股闷气。白天我还是照常到站上，领着小车队在洋行值班，和那三个鬼子掌柜的打交道。可是自从我知道那些黑夜里的屠杀以后，我见了鬼子掌柜的心里就冒火，心里说：‘我啥时候杀了你们这些龟孙，心里才解恨！’”

“一天夜里，我和老洪约了人就把这三个鬼子军官杀了！”

“啊！杀了么！”老周沉闷的脸上，马上露出笑容。

“当然杀了！老洪干事从不拖泥带水，他说杀哪个，还跑得了吗？”

“好，好，杀得痛快！”

“说杀了三个是假的，”王强笑着说，“杀了两个半，有一个没杀死，第二天又活了，这只怪我，惹起以后不少麻烦来。”

“你说说，你们怎么去杀的！”老周想听个详细。

“是这样。”王强慢慢地说下去：“我不是小车

队的二头么？每天晚九十点钟左右，站上的货车都装卸完了，大伙都换班回家了。可是我还得去跟鬼子三掌柜金三结帐。当天装多少件，他也留我坐一会，给我一支烟，递我一杯茶，拍着我的肩头笑着说：

‘王的，你的好好的干，以后我提拔你大大的！’我知道这是他拉拢我，好让我俯首贴耳地为他们效劳。我就应付着说：‘谢谢，太君以后升官大大的！’他听了也高兴得哈哈大笑。平时我也帮他扫扫地，倒倒茶，把他的屋子收拾一下。日子长了，到各个屋子里出出进进，鬼子也不避讳，有天晚上，是个机会，我和鬼子三掌柜结帐结得晚了，大约有十点多钟，大掌柜、二掌柜都睡下了，这个矮胖子的金三打着呵欠也想睡，我装着收拾东西拖延着时间。等三掌柜也睡下了，我把电话机偷偷地搬到离床远些的地方，就把大门倒挂上走了。

“当晚我找到老洪，把情况一谈，他说：‘干！’我说：‘行！可是枪呢？’有三个鬼子，我们两个人一棵枪是够搞的。搞不利索，洋行对过就是站台，站台上驻着鬼子，用刀砍！再找个帮手就行了。‘我俩商量着去约彭亮。他平时也和我们一道扒车，很勇敢，他一口答应了，愿意和我们一道去。三个人一棵短枪。三把大刀对付三个鬼子，一个人打一个正好。可是又一想，洋行离站很近，枪一响，站台上的鬼子听见，用机枪堵住门怎么办？商量了一下，进去都用刀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放枪。我头里领路，夜十二点以后，我们就到洋行去了。’

“他们在一个拐角黑影里等着，我悄悄地摸到门口，把大门弄开，让他俩偷偷溜进去，我用手指着南

屋，南屋的门是往两边拉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开法，我上去，把门用力往两边一拉，拉开了，屋里的电灯还雪亮。我一愣，老洪带着彭亮早跃进去了。只听得其哩格叉，鬼子一阵乱叫，等我跳进去时，两个鬼子已被他们砍翻了。另一个鬼子用被子裹着头，滚到地上乱叫。我急了，夜深人静，声音传得很远，不能让他叫下去。我跑上去，对着裹被子的鬼子照头照胸打了两枪。枪一响，我们就溜走了。我们汗流满面的跑回家里，听听车站上，并没什么动静。原来，在屋里打两下手枪，外边听不清楚。所以车站上的鬼子并没有发觉。事办得倒还利索，很痛快。这三个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的日本鬼子军官，总算没逃出中国人民的手掌。

“可是，我躺在床上，又一寻思，一个心事缠得我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怎么办？去上班还是不去呢？不去吧！准惹起怀疑，平时都是一早按时到车站上值班，怎么就偏偏这夜出了事就不来了呢？不用说，不等吃早饭，就要被抓去了。反过来一想：去吧！杀了鬼子，心里总是一个事，一露出不自然，就出毛病。最好的办法是晚上逃出去。可是这一跑可就证实了，家里人准受连累。连夜和家人一道跑出去吧？鬼子四下有岗，不好出去，天已快亮，也来不及了。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就去找老洪，要他给我拿个主意。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啥事都能干，就是拿不定主意，要是灾祸真临到头上了，我也能对付过去，就是在事前事后多犯寻思，老洪说我太犹豫。可是我一见老洪的眼睛一瞪，也就有信心了。所以我一有解不开的事，就找他商量。老洪说：‘这点小事，你嘀咕

什么？他又没有抓住你的手，怕什么？’我说是呀！他说：‘这三个鬼子还不该杀么？’我说该杀呀！他就说：‘那你明天就理直气壮地上站去，啥事不要怕，越怕越有鬼上门！’他这一说我心里踏实了。第二天一早，我像没事人一样到车站上去。”

“在站上，我点了点人数，小车队的人都来齐了。我说：‘走！到洋行去看看，今天运啥货！’小车吱吱呀呀地都到洋行来了。一看，大门半开着，我心里有数呀！平时都是小车在外边等着，我一个人进去找三掌柜。这次我约了几个人一道进去。我先带他们到帐房。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坐下来，叫他们：

‘到南屋里去看看三掌柜的起床了没有！’他们都到南屋去了。只听一阵啊呀声跑回来：‘两个鬼子叫人杀了！’我故意装着不懂，问：‘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说：‘鬼子掌柜的不知叫谁杀了。’我急忙站起来说：‘真的么？哪有这种事跟我去看看！’他们都要跑，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被我喝住了：

‘事到眼前，你们跑还行么？一个都不准跑。’我就往南屋走去。其实不看，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进门，却使人大吃一惊。大掌柜、二掌柜都死了，可是鬼子三掌柜却满头是血的坐在炕上。原来夜间我进去打他时，他早吓得蒙着头，裹着被子在地下滚，使我的枪没打准。头上那一枪，只在头皮上穿了一道沟，胸部的那一枪，由于他一滚，子弹从肋骨间穿过，却没打中要害，当时他是昏过去了，天亮时苏醒过来。由于他蒙着头。我没能打死他，可是也正因为这样，他也不晓得是我干的。所以我一眼看到他坐在炕上，虽然心里吃惊，可没敢流露出来，就假装惊